

校

經

廩

文

纂

校經顧文彙卷第十

嘉興李富孫旣沔

易消息解

剝豕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豐豕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左傳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則消息二字本於伏羲畫卦之初故孔子十翼卽於剝豐二卦言之否極則泰剝盡則復盛則必衰盈則必虛推而至於陰陽之運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贏縮皆天道消息自然之理也漢儒卦變之說皆本於消息乾坤爲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

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則六十四卦之由於消息也乾盤  
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卦氣圖曰每卦  
主六日七分自復至咸爲陽之極自姤至中孚爲陰之極納  
甲月三日成震八日成兌十五日盈於甲十七日遯巽二十  
三日遯艮二十九日入於乙亦竝曰陰陽日月明消息之義  
也九家易曰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偃息者長也起復成巽  
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孰成孰則給用給  
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此亦本諸卦氣而消息實與六十  
四卦爲終始也虞仲翔剝卦傳注云乾息爲盈坤消爲虛易  
剝與消息出震息兌盈乾虛坤故於是見之豐卦傳注云

息成乾爲盈四消入坤爲虛豐之既濟四時象具乾爲神人  
坤爲鬼神緼鬼與隨時消息此一曰納甲一曰卦變言之  
周公於升上六言不息之貞而孔子象傳卽云消不富也此  
其爲發明消息一字之義餘如泰卦傳言小人道消臨象傳  
言消不久也舉此卽可見息也荀爽謂陰用事爲消陽用  
事爲息天地之道不外乎一陰一陽而陰陽造化之妙與夫人事  
一消一息然則消息相乘卽可該陰陽造化之妙與夫人事  
之治亂興衰盈虧損益之象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莫不  
囊括於此聖人曰消息二字獨言剝與豐者剝則君子之道  
已消而虛故有息之機豐則天下之執已息而盈故有消之

機舉此二卦而餘卦可知蓋消極必息息極防消消已消陽  
而言此固本於伏羲十言之教而三聖之所觀象而繫辭者  
也故漢荀虞諸儒皆云消卦息卦自晉呂來宗尙王注掃而  
空之觀諸卦之言消息而知遠學爲不可廢矣

春秋學行說

近代之士爲漢唐之學者專言訓詁其弊涉於支離或至有學無行爲宋儒之學者專言心性其弊又流於空疏或亦至有行無學不知聖賢之道其文在易象詩書禮樂其事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及應對進退取與辭讓之間本之於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無不體立而用行若是則惟春秋時諸儒之學行爲最蓋春秋之時雖世教衰微其去唐虞三代猶未遠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一時門弟子如曾閔游夏及各國君卿大夫其德行名言載於春秋內外傳孝經論語者皆在立身行己處世接物之際反復講求所謂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而非飾智驚愚以泛驚於高遠難行之事也夫古人之學尊聞行知不外孝弟忠信仁義禮讓諸大端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二書實相爲表裏孝經所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將處爲名儒出爲賢臣皆由此而推行之春秋列國諸大夫若魯季文子孟獻子莊子衛石子甯武子蘧伯玉晉隨武子范宣子齊晏平仲鄭穎考叔子產其忠義孝敬粹然發之於言卓然見之於行聖人亦嘗偁道其事尙矣他如令尹子文毀家紓難蹇叔老成忠諫穆叔之出信貞義叔弓之敬慎威儀叔向之謀而鮮過及劉康公以禮義威儀爲定命孟僖子講禮述其子

太叔答趙簡子問禮與孝經各章之言無弗脗合其它懿行嘉言皆爲日用行習真得聖學之傳至兩漢賈董許鄭諸儒學行醇實尙近於春秋其後流爲放達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爲性理之學然尙訓詁而不砥厲曰忠孝廉節則恐爲馬融之經術談心性而不推見於事爲功業則遁於禪家之虛無然則世之學者欲學行兼全體用賅備必追溯春秋時於列國諸儒所爲立身行已處世接物之際講明而切究之庶幾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其學業事功迥出後代俗儒之上又甯有支離空疏之弊也哉

中庸說

禮記中庸一篇子思子所作呂明前聖用中之常道也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呂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鄭注又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爾疋典彝灋則荆範矩庸竝訓爲常是則所謂經常之道而非謂平常之理也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堯舜禹湯至文武周公孔子其所相傳之道統不過曰允執厥中而已惟有賢知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而中庸之道乃不行不明而尠能久矣然道不遠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其事始於子臣弟友以及達德九經一誠卽參天地贊化育無非此一中之所爲用也故

曰夫焉有所倚亦可知君子時中之道矣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就其用而言亦爲庸義無二致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大舜之能行中庸也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之能行中庸也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能行中庸也夫中庸之道起於夫婦之能知能行及其至極明察於上下天地不得謂平常之理不然孔子何以歎其德爲至乎故舜有中庸之德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文武周公有中庸之德能受命在王位致太平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此賢人學中庸之行也至孔子祖述憲章律天

時襲水土足已配天地育萬物而中庸之道極矣後世之人  
不求諸子臣弟友庸言庸行用中之常道或轉已爲平常之  
理忽之而空談性命不爲素隱行怪卽爲半途而廢此中庸  
之道所以常不明不行也與

釋鄧表畷

蟄祭有八其四曰鄧表畷鄭氏注云謂田畷所呂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疏云鄧若鄧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鄧舍田畷處焉許氏說文云鄧境上行書舍从邑丞丞邊也畷兩陌閒道也廣六尺古者畫井分疆計里表道皆有廬舍周禮邊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蓋一井之閒有徑有畛有涂有道有路必別阡陌造鄧舍立木呂表之而后田埜無不正之經界八家無不均之井地左氏襄二十五季傳曰表漳鹵賈逵注云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單襄

公述周制曰剡樹曰表道皆所曰表識其處後世十里一亭  
十亭一鄉舉準諸此管之人畫井田疆畝晦爲是而勞今獲  
蒙其利而逸是不尋不祭曰報之夫先嗇司嗇皆因有教稼  
之功且師祭造兵馬祭先牧燿祭先火爨祭先炊古人無不  
祭其始者而始制井疆其功尤大當卽在兩陌閒之道祭之  
鄭氏但謂田畷督耕之處王肅張載陳澍邱濬輩俱从之其  
義未荀且似與上饗農無所區別至鄭注引詩爲下國畷郵  
孔氏曰爲齊魯韓詩今毛詩伯綴旒傳云綴表旒章也則殿  
亦有聯綴之義旒本作流一伯旌與郵轉相通僭馬氏曰郵  
訓過表爲若祭表豕亦與在軍必立表爲位者有異陸氏但

謂與饗農爲一方氏慤以農及郵畷三者爲一蔡氏德晉則  
呂郵爲始造郵舍居田畷者表畷爲治疆理田者皆未盡得  
先王祭蠶之義

荅王述菴少司寇書

富孫頓首昨嚴伯雨世兄回竊辱賜書訓示殷拳竝惠詞綜全帙欣感交至伏審杖履康娛箸述不勅當時張輶伏杜恐未必有如此之健勤也尉甚詞綜彙續竹垞先生一編自唐及國朝千百載名家薈萃甄綜洵集詞學之大成爲世所未有之書至第四簽發微闡幽尤見表揚盛意承命讐校謹鹿讀一過中有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如暫倦圃趙清止魏子存田鬚淵馮訥生毛會侯董蒼水陸吳州錢葆澹陳棊峯汪蛟門高謾苑葉元禮皆有科第可不載至陸雲士呂監考州判薦舉後出爲知縣或依彭爰琴羅宏載例亦爲補入

孫豹人王惟夏與鄧孝威王仲昭同呂鴻博授中書銜許孫  
荃江南合肥人康熙庚戌進士薦舉鴻詞不錄官至陝西提  
學是非無慮里可考李錢琇係某遠族祖字補山貢生蕭山  
縣訓導陞處州府教授因寄錢姓故初偁李錢後仍單姓竹  
垞先生嘗有送李司訓琇之梧州詩其字與履亦均可補先  
高高祖秋錦公字武曾嘉興籍諸生今武字誤刻符及秀水  
監生俱宐改正王啓曾嘉興諸生其人見存與選例不合然  
諸家之伯得邀大選不過感激九泉之下而渠獨能及身親  
見與登斯集視昔阮亭先生輯感舊集有恨不速死呂期采  
選者欣翬要爲何如況自古皆有死冀勿刻去將來梅里詩

中可增一則佳語詢及再從叔德華亦係先秋錦公元孫與  
憲吉從叔同曾祖兄弟少甚聰穎季十北補博士弟子頗有  
志讀書涉獵詩文詞賦輒能得其模範不啻二十一歲卒至  
先從祖歿於甲寅歲是季十二月日卽卜葬於里南三里大  
石橋先塋之側配張孺人楊孺人側室胡氏王氏俱合葬并  
憲吉從叔亦附焉茲蒙大君子念五十載同季之誼俯許撰  
墓表得韓歐鉅筆爲子厚師魯諸公佗志一字三縑未足酬  
報矣復示湖海詩傳詩語兩則先從祖少好詞章中耽理學  
歸田後專講經學憲吉從叔己巳耶優貢壬午 召試後于  
文襄公招致京邸未幾偕張晴峯觀察赴河南幕得咯血疾

歸一載餘率率二十九詩語中尙未盡合旨上數條伏乞鈞  
定俟秋試後再當細校呈請裁奪統祈垂鑒富孫再拜

與嚴少峯太守書

伏惟政化洽和仁風溥煦曷任仰跂去歲江浙旱災自五月  
至七月不雨赤地千里高田多不能耕種爲數十季來所未  
有雖已蒙撫部奏 閩分別蠲緩但米價騰踊每斗至五百  
數十錢鄉民皆懸罄無食鳩形鵠面行乞於市餓斃於道者  
不少民心皇皇實爲可慮客秋敝里聚有五六千人結隊成  
羣藉曰坐倉劫奪滋擾閭閻忝邑侯到里漸能解散因各捐  
米賑給民稍安帖側聞省議有平糶之舉誠古之良瀆然邇  
來此事州縣多委之吏胥其慣習貪狠罔顧民命必至恣意  
侵蝕巨飽其欲百弊叢生莫可究詰并竟有敢私行糶賣者

皆舉不容貸上之人亦無由知之夫欲杜其弊而均其惠固不若鬻賑之爲善蓋飢餓之民每日皆得就食以充腹而不至飢餓者卽自顧廉恥不屑溷襍其間而浮昌失扇之弊不有可絕乎檀弓記衛君傅公叔文子當衛國凶饑嘗爲粥以與國之餓者是古已有行之而曰爲惠矣嘉慶乙丑浙西因水災撫部儀徵阮雲臺師奏請截留捐監銀十萬兩又商捐銀十六萬兩於杭嘉湖三郡買米煮賑令本地紳士董其事不假手於胥役一時窮黎皆賴以活者數億萬人且較之平糶時日可且稍久貧民不至憂填溝壑卽可無滋擾劫奪之患閣下爲十郡領餉尙望轉請於上仿乙丑奉章程飭令

賑上呂體

皇上勤恤民隱之心下呂救數萬生靈之命功莫大焉德莫厚焉某窮居草野絕不與聞外事惟此救荒弭患之計爲民間靜擾所關不敢不冒瀆具陳芻蕘之言儻可采納施行不勝幸甚

荅沈鼎甫侍講書

頃者馮柳東吉士南旋接奉手教辱承獎注殷拳感愧交并  
竝審閣下奉使楚北時將羅整菴困知記祝人齋纂淑艾  
錄汪雙池讀近思錄諸書重付剗剗仰見闡揚前詰砥厲來  
學有補於世道人心實非淺渺欽佩無量竊歎理學之不講  
久矣世之沾沾於詞章訓詁者反曰理學爲迂腐不足言不  
知理學不在空談心性讀聖賢書便當躬行實踐其文在六  
經四子書其事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數大端此之所謂學  
而氣節經濟文章俱出其中故經學理學本合爲一而非二  
事今日專攻舉子業爲學其志不過在榮利閥朱梅屋謂學

者習藝求仕目濶家耀鄉里而已其言切中時病甚有口道  
孔孟之言而身爲桀跖之行則目制義皆浮詞未嘗本諸身  
心而專用經藝者之流弊必至此也孟子在戰國時辨義利  
正人心尤爲今之急務夫義利之辨不明則人皆貪得而無  
恥人心不正風俗亦何由而淳前代理學諸公其道德功業  
無論已卽我朝如湯文正陸清獻朱文端張清恪其正已  
正物事業何等卓卓後人無有能及之者豈非爲理學名臣  
乎至窮而在下則孫夏峯李二曲張楊園陸桴亭諸儒講明  
正學其著述皆足目厲世顧世每尊程朱而斥陸學然鵝湖  
之請辨析義利學者多至泣下正可見其感發之效未易輕

爲擬議今廢棄理學競尙詞華士之行說漸不如古閣下謂  
心知其非而口不能言亦慨乎其言之昔雷翠庭先生視學  
吾浙刻有學規條約訓勵士子最爲切要將來星軺所蒞定  
目聖賢之學端士習而正風俗學術旣明人亦知所趨向而  
勇於自立坐而言卽可起而行蓋嘗論讀書者不從理學潛  
心研究則凡立身行己之大與夫出處辭受取與之間皆汨  
溺於利欲而毀棄坊隅入於邪辟窳窳而不自知又安望其  
能立德立功立言耶但講學者務期有體有用不空空談心  
性目蹈迂疏無補之譏朱陸皆得聖賢宗旨并勿持門戶之  
見目相詆排有志於世道人心所當亟起目講明之也因來

翰言及不揣狂警藉曰就質尚祈教而正之希甚

校經廣文彙卷第十



校經廬文集卷



嘉興李富孫既訪

七經異文釋自序

經自秦燔後違聖之微言奧旨漸滅無存漢興秦有得於屋  
壁所臧民間所獻老生所口授諸儒哀矜守皃斤斤呂名其  
家故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爲今文  
孔安國爲古文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禮則有二戴劉歆春焮  
有左氏公麇三傳弟子各守師說人殊其說亦經異其文茲  
非有意乖違其家瀕授受然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傳易孟氏  
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然頗襍采諸家故所引經文一字

開有互異鄭康成范甯何休鄭璞輩所注其引諸經亦有不  
同蓋漢人去古未遠六書爲小學說字解經罔弗洞究相原  
傳經者率本六書意證或从古文或从段僭或曰聲近或用  
媮文加曰南北語殊輕重差別故有字隨讀變義因文異後  
人不知古訓妄爲臆改而古人之經證幾不可通矣唐陸德  
明撰經典釋文諸家異同采摭畧荀然第及諸經訓詁之說  
未嘗於經典外廣爲搜輯富孫少而不學長稍涉六經見漢  
晉諸儒之解詁各有師承其與經文異者不屢釋文所載自  
經傳箋注及子叟金石所僞引徃徃與今文不同循誦之暇  
悉爲綴緝詮釋其義兼采後儒之說旁通曲證使天下窮經

者不至曰古經之異文反訾爲紛岐繆誤而諸儒之家瀆同異與夫古諺之厘存於今者庶幾博綜條貫所傳習劉歆謂漢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猶並置之則窮經之士不憚爲一師之學者其或亦有取於是書也夫

曾鯨堂曰嘗自京邸見詞館校有貶改古書每不謂然義雖相反不嫌並設此諸儒師說藉曰不沒後之人得曰互相參稽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因陋就簡也況廣爲校輯復有曰曲通其義類觀所自敘知有功於經學不少

尚書異文釋自序

尚書值秦燔濟南伏生臧於屋壁傳二十八篇後益泰誓一篇  
篇目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叟記云伏生求其書以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并泰誓一篇而言景帝時魯恭王  
壞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爲孔壁中書故稱古文尚書漢儒  
林傳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十六篇臧於祕府伏而未發  
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  
班固謂遭巫蠱事未及施行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目二十九篇合十六篇及百篇之序言之至九共析爲九則  
逸書爲二十四今文所有者又析爲三十四不數百篇之序

故劉向桓譚皆云五十八篇古文非博士所習是曰謂之逸書漢諸儒所治者多今文尙書惟孔安國劉歆杜林衛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慎應劭韋昭皆治古文尙書然隋志稱杜林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釋文言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當時所傳俱未見孔氏增多之古文矣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目百篇之序冠篇首蹟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桺桺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是又爲今之古文尙書增多於今文者竝非漢時祕府所藏之十六篇迨陸德明佺音義孔穎達等成義疏越唐及汴

宋莫有輕爲擬議惟朱子始疑之吳棫趙汝談吳澄趙汴梅  
鶯歸有光羅敦仁郝敬 本朝間若璩諸家皆辨之其僞乃  
益明鶯呂古文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佗謂其悉取記傳中  
語目成文且叟濞但有安國上古文之說竝無受詔佗傳之  
事馬融書序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梅賾所上之古文後世  
邇儒無不疑其僞者叟記載秦誓僅九十七字百篇之序亦  
伏生誓所無益都孫寶同亦謂後人僞佗故余所釋異文祇二十八篇其  
依託晚出之古文疑而闕如亦甫人尊信古初之遺意也

毛詩異文釋自序

經遭灰燹後獨詩曰諷誦傳濫初有魯齊韓三家武帝皆並  
別于學官毛詩最後出河間獻王好之至平帝時始立班孟  
堅謂三家魯最爲近毛自云子夏所傳諸儒各曰家漢教授  
師承既異而文字詁訓多有不同後漢章帝詔令賈逵撰齊  
魯韓與毛詩異同亦所曰扶數學廣異証也隋志言齊詩亡  
于魏代魯詩亡于鹵晉韓詩雖存森傳之者梁崔靈恩采三  
家本爲集注宋董彥遠據毛氏曰攷正三家爲詩攷陳直齋  
謂足廣見聞續跋紹說者猶多疑之王深甯復曰傳記所述  
三家緒言傳曰亦正說文爲詩攷欲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然其于異同之指未暇條貫通解第有摭存其文而已夫東漢之世太鹵京尙未遠而三家與毛同異猶斤斤稽其緒餘至煩詔令參攷其證迄今閱千餘季三家惟韓外傳塵杼而賈侍中所撰崔刺史所集均不可得觀董氏亦僅見于呂氏詩記王氏詩攷漢甯交之爲是書不可謂蕪髀于古證矣富孫瀏覽經史目及說文傳注諸子百家漢唐石刻不惟三家之文見有與今毛詩異者罔弗按羅舊萃紬繹其證或異或同一一詮解而疏證之皆根據經傳非散馮虛臆說竝依古人之文目正逸儒及今本之譌闕有漢甯交所未及舉者吾不知賈侍中所撰何如而此復詳爲詰訓亦非如諸家之第

存其文則所曰扶翼散學闡發異說或可俟後世學詩者之  
采擇與

李氏易解臆義自序

予自癸卯歲讀書於願學齋從祖敬堂先生教富孫讀易因縱觀萬善堂所藏易解不下百種顧自宋呂後多惑於圖說而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之誼去之遠矣夫易之爲書理與象而已漢人去古未遙師師相承其傳法訓解倍多散佚不存唐資州李鼎祚輯漢呂來三十六家之說成易解十卷漢學之存於今者猶得見其一二其所繫豈淺眇哉蓋易學有三派有漢儒之學馬鄭荀虞諸家於象數義理得其精奧有晉唐之學王弼孔穎達諸家說理名通卽宋之胡瑗石介東坡伊川猶是支流餘裔至陳邵之學出本道家之術創

爲圖說轉相授受舉藝文周孔之所未及漢呂後諸儒之所  
未言者埒會穿鑿曰自神共說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謂理數  
其數而非易之所謂數直欲駕前聖而卜之而易道愈晦矣  
予竊歎資州之集解微妙淵深聖賢遺悒畧見於此耆之好  
之始不啻芻豢之說我口也然其於三十六家之說尙多未  
采其遺文賸義聞見於陸氏釋文易書詩三禮春秋爾雅義  
疏及史記集解後漢書注隋唐書李書文選注初學記北堂  
書鈔太平御覽唐宋人易說等書猶可蒐輯爰於披讀之餘  
綴而錄之曰埒其後其僞本與有完書者不錄夫資州之騁  
是解於諸儒之說采取詳荀予非設言補其闕也亦曰與其

過而棄之甯過而存之云爾

曾鯨堂曰易也者冒天下之道者也道無往不冒故方術亦得而竊之卦氣納甲自漢已然若康節圖說龜山楊氏未之信象山陸氏亦以爲非佗易本情原其義蘊抑未始非易之所冒也所不喜者支離傳會者甚之可至李氏易解宗鄭排王不欲祖尙虛元揆諸寡過之情自是切近渙心采綴窮理之功汲古之素爾見於此

易解校異自序

余少習易見宋儒所著皆惑於陳邵圖學未免支離穿鑿惟唐資州李氏集解取爲精奧漢魏諸儒之說賴以歷存其自序云葉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綜貫天人兼賅象義斤王扶鄭意甚深遠義文周孔之淵散不可藉爲揆索與宋乾道嘉定間曾兩經鐫版明嘉靖中宗正朱氏睦樺重校梓自廣其傳後海鹽胡氏震亨復有彫本附王氏所輯鄭氏易注毛氏簪又刻於津逮祕書婁經傳寫繆譌不少近雅雨堂栞本爲元和惠氏棟所校雖撲塵掃葉非爲無補第徃徃據見於別本者改易經文然資州之爲是書博采衆家異同並刻

未嘗嬉主二說況諸家師承各異詎可曰私臆突改舊傳之  
木儀徵阮宮保師謂其所改并自著易述多有似是而非者  
蓋古書當仍其舊一加竄改便失其真且其所據鄭虞本並  
从釋文然亦有不盡从鄭虞體例復參錯不一如王三錫命  
鄭本錫作賜羸其角鄭虞本羸作羸若斯之類異文尙多古  
字段借沿習已久資州惟采取虞說則經文有从虞本若襍  
采它家則仍同正義本豈可專輒盡改余曰是書爲漢學之  
宗匯旣蒐輯賡義三悉漢儒之說固有邈屬茲復合諸本互  
爲參校並取唐宋易義所引僭勘頗有增潛不同之處朱氏  
毛氏皆據宋刻影宋鈔亦多譌胡氏本尤舛脫不可讀闕有

勝於諸本者著之爲校異二卷庶幾是書之傳於後者得曰  
謬正而烏焉亥豕不至相淆溷焉爾

馮栴東曰此書資州功臣定宇直友必傳之也

周禮經注節鈔序

周官一經最晚出後人疑信相半不過曰官職之冗碎濫制之煩密爲病至歆莽介甫等行之而大壞特用周禮者之過不可因其致弊而并廢聖人之良瀆美意也濞永平初唯緱氏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興父子皆爲解詁康成伯注特存三家經既緜瑣復多古文而注亦詘曲奧質世之學者務趨簡易時俗所行之本不免過於扁畧又或棄鄭注而擯曰衆說讀周官者每憾無善本之可據焉儀徵許君楚生通經學古具有本原於周官一書用力尤深嘗言學者未能讀全經於五官中自舉禮外畧爲刪節攷工一篇則全錄之注曰兩鄭

爲主參用賈疏及後儒之說而闕增已見爲周禮經注節  
鈔六卷外獻疑三卷則貫穿諸經旁通曲證有前人所未言  
而敘官都爲一卷亦異於朱氏周翰之爲贅而芟之其於經  
文去煩冗而不失之太簡鄭注賈疏決擇皆精審所引諸說  
亦頗有闡發視北平黃氏崑岡節訓尤爲醇潔學者取而讀  
之既易於成誦而諸家之說簡繁而思經之義音讀瞭然  
使家置一編得由此而博參之卽可自識官之典制豈唯  
凡便學者之誦讀而已乎是爲敘

說文辨字正俗自序

許祭酒說文解字一書爲千載字學之祖依據舊說博訪通  
識揆噴究散保氏六書之旨賴呂不墜統九千三百五十三  
文或疑呂爲未補者矣也蓋楊雄伯倉頡訓纂篇五千三百  
四十字班固賈魴又伯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餘三千十三  
字皆平帝昔未央廷中百餘人所說楊雄班賈所未采者許  
君本此而伯敘篆文合呂古籀又頗采司馬相如劉歆楊雄  
爰禮尹彤譚長桑欽杜林衛宏諸家之說咸信而有證猶得  
見倉籀制伯之原周孔傳經之意厥功偉矣隸篆變爲隸隸  
易爲真文字日益僭滋譌僞錯出或有形聲意義大相區別

亦有近似而其實異後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爲古籀爲或體後人竟斯而二之經典文字徃徃昧於音訓擅爲竄易甚與本義相乖亦字學之一大變譬富人之室轉易數姓堂涂門廡亦經婁改其舊迹已茫然不可復識世人拘於所習沈痼既深轉曰說文所載爲奇怪不可用守兔園一冊已足取世資甚矣俗學之久不講六書也晉昌黎韓子云凡爲文辭必畧識字厝歐陽融嘗著有經典分蒙正字書近惟惠徵君錢詹事段大令諸儒講明說文之學後進得稍窺其原流富孫見世俗相承之文多違古義今所段詹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僭者有不審通僭而竝爲俗誤者援

據經典曰相證契而世之徂繆襲譎焯然可辨第區區見  
知無當於六書之學惟於世之習爲固然者鄙其所聞藉究  
制字之精義亦可爲熒燬之敷明雖然吾知守兔園冊者尠  
不笑而訾之曰爲此直覆瓿爾已

馮栴東曰與邵氏說文羣經正字有詳簡之分皆可傳也

管窺圖說序

古來言天者必兼推步日月之運行星宿之躔次度數非布指積算無日知其盈虧臆眺順逆疾留交會凌犯之象堯典分宅測中星爲萬世立歲差里差之準璇機玉衡爲萬世立儀象之灋後儒之言天象多疏於術不過臚陳舊說補綴象緯故未免有舛繆之處惟唐一行元鄭守敬能闡前人所未發自明利瑪竇入中土爲西灋之始其所言皆得諸實測較古術爲精徐光啟李之藻輩皆推而行之至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於圓厯儀象輝極精駁御定歷象攷成揆天察紀明時正度爲前古未有之書

高宗純皇帝特命撰後編復

御定儀象攷成凡黃赤之經緯日月星辰之距度皆別表繪  
圖仰觀天運愈測愈密七政之術至是已無餘蘊近世如梅  
氏文鼎王氏錫闡戴氏震江氏永俱能推測發明而不膠滯  
於成說者東易何明經濟川鏗戶讀書不涉塵事肆力於濳  
唐注疏及歷代諸史尤畱心天文溝洫之學庚午夏余適館  
婺州介周茂才恒圃巨所著管窺圖說問序於余余讀竟見  
其擊求天象鉤貫衆說雖於推步之濶畧而未詳然有圖有  
說博采前人之論覃精參攷實有會通自得之旨亦可知平  
日之好學濳思融浚不勦今吳門有李何之氏爲錢竹汀少

詹高弟漢明天文推算之術其所著論可上繼梅氏王氏之  
傳君試曰是書質之當必心相契合或更有曰益其見聞而  
於三角八綫諸躲得其精意潛心而深究之不可藉曰名專  
家之業矣乎

論語異文攷證序

自孔子弟子各記所聞論纂論語漢世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唯張禹行於世號張侯論周氏包氏並爲章句馬融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尙同出孔安國爲傳鄭康成目張侯論參攷齊古論爲之注魏何晏又據八家之說爲集解齊論旋亾古論亦無師說梁皇侃復引十三家說爲義疏授證精詳亦可爲後學所宗矣夫自漢以來歷世千餘季其諸儒所傳說師資各別至或有目己意增損其文而後人傳寫又不無譌繆不特訓解互異而文字亦多不同豈非學者所宜究心與同里馮君雲伯覃學古學於

齊魯韓三家詩異文洎漢魏目下石經已博攷旁通確爲疏證復目論語異文徹見於經史傳注諸子百家目逮石刻靡弗蒐羅參校萃爲一編并授梓人之說稽其同異之指目闡明古義其傳引旣博而詮釋復精案用力可謂勤矣今士子所誦習者唯朱子集注一書已定目資帖括魁有能旁涉注疏者今得是編可目廣見聞通古訓而散言大義孔門論纂之意繇此融貫而體察之庸詎免於婢已守矻之陋矣乎

張焯水曰醅醞而絮

詩氏族攷序

詩雖吟詠性情而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盛衰與夫山川谿谷禽獸艸木之類罔弗賦備而於頌美風刺則繇今目至徃古或直顯言其姓氏或隱斥其人而小序明揭之者其人之賢否善惡舉皆可攷見而知之顧艸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攷而詩中所稱之人則未有纂輯成書宋王質詩總聞有聞人恐亦畧而不詳也伯兄引樹學博精澁詩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攷經史諸子目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洎其人之行事莫不摛羅薈萃而詩人美刺之意愜益可鼻而觀感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蓋知其人卽可有論其世而興衰正變之端治亂存亡之  
故亦繇此而愈明是則斯笈之有辭詩教視夫艸木魚蟲諸  
書其所繫爲尤大洵足目傳於後而無疑矣

汪小米曰簡覈胎息孟堅

漢魏六朝墓銘例自序

古之葬者有豐碑曰窆鄭康成謂斲大木如石碑劉熙言碑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曰書其上春炆時孔子題延陵季子墓碑一十字歷秦迄漢有墓闕有神道第猶尙簡質不過題數字記姓名而已其有文而傳於後者放於東都謁者景君墓表厥后伐石槩銘盛於一時是皆係縣綽下窆之石葬遂刻文於其上至魏晉始有墓志曰藪請幽室然管衛靈公葬沙邱掘得石椁銘唐開元時人耕地得比干墓誌刻其文曰銅槃漢滕公夏侯嬰得定葬石銘則其來亦遠矣魏武帝時禁止墓碑下逮六朝文字漸罕及唐宋而復盛韓

柳諸公易整爲截體格亦大變明初王止仲呂唐宋十五家  
碑誌誤墓銘舉例四卷撮例之要十有三事已足呂措其大  
凡顧十五家之文譬諸黃河之水已過積石龍門但見其流  
之委輸奔注而未知崑崙呂上之原之所在也然則欲滌墓  
銘之原者必於東漢之世文辭體例參錯不一其諱字姓氏  
鄉邑族出與季壽卒葬有書有不書至妻若子或合葬及樹  
碑則書之而書葬地屢見於蔡中郎清碑非若後世之必欲  
詳著之南北朝多駢偶猶是漢製體修詞之意鄒易洪氏謂  
漢人銘墓皆一律始祇論其文而未求其例也予惟鄉前輩  
朱竹垞檢討之言因取洪氏隸釋隸續所載益昌勳人碑

製及有墓石之出於近世者畧仿止仲之濬廬而刻之曰墓  
銘例其敘其銘雖各異體舉皆可見則合止仲之例觀之庶  
不至沿其流而忘其原也與

曾鯨堂曰大輅甯有椎輪之質積水曾微增冰之凜凡文  
類然沿流滯原窮本知變自是一宗巨觀

續鶴徵錄自序

管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曰待非常之才漢時上嘗俯制詔  
道其所欲問而親策親覽之博學鴻詞科昉於唐之中葉開  
元開吏部選未滿者試賦詩論三篇中者卽授官名相如陸  
裴文人如劉柳皆繇此選昌黎之學識三試吏部一旣得  
之又黜於中書自陸忠宣而下僅六七人然此特曰試選人  
而已若所傳詞學之大科則有博學通議文詞藻麗風雅古  
調博通墳典等目實爲今博學鴻詞之所始宋初立博通墳  
典科旣而祇傳宏詞又傳詞學至紹聖時始名博學宏詞科  
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中改詞

學兼茂紹興三季復定爲博學宏詞嗣後所取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多有至卿相者紹熙庚戌則闕而不取蓋與選若斯之難也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右文瀛古制科取士特開博學鴻詞科

敕在廷大學士九卿科道呂下及外督撫司道各舉所知毋論已仕未仕可呂膺著佗備 顧問者於是內外臣工疏名

薦舉自己通籍服官至山林布衣之士共一百八十六

皆呂鶴書致之及就道則封疆大吏報其起程之日而解驗則部臣奏之卽兩漚來安車蒲輪之制一時被徵者咸集京

師 召試體仁閣下

遺意而後代仿行之誠曰拘於一格不足展其所長惟制科之舉非通經師古洽聞煇見者不能與薦故登於廊廟足已贊 文治潤鴻猷卽或沈滯山林亦得羽翼經傳發行華藻入著伯之林炳今樂古遭際之隆誠有非偶然也爰復取丙辰詞科倣前錄之例分列次第綴緝遺聞軼事并襍采諸家所著彙而錄之雖其間亦有未能盡悉而傳之後世庶幾徵文獻攷掌故備見 兩朝盛典實爲曠代所希過而其時耆儒碩學淹貫閎通之士繼起奮興洵足後先媲美也已

馮柳東曰鶴徵耑後錄爲我 朝一代掌故它日史館必采視公車徵士詞科掌錄僅載姓氏詩文者尤有關係矣

校經廬文集卷十一

校經續文彙卷第十一

嘉興李富孫既訪

勝朝殉節烈女傳自序

古者二南之化起於宮闈關雎鵲巢化天下曰婦道故蓬上  
游女無思犯禮謂行多露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而惡無  
禮者猶有尺帨履吠之閑當殷末大亂之世其凜然不可犯  
有如此歷觀前史不希值國祚將傾盜賊蠶起所在罹其毒  
害至宗社邱墟捐軀殉難忠臣義士竝抗節曰死而婦人女  
子上自命妻媵妾下至窮簷編戶亦皆併命於水火鋒刃之  
閒而不可勝數未有如明季之烈者也蓋自太祖勦業定六

宮之禮盡去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皆曰惠命帝室之女  
不再適著於令典高皇后洎仁孝皇后並請纂古今列女傳  
頒示天下而莊烈帝之殉社稷也愍皇后實先之懿安皇后  
繼之宮人從死者一二人禮教所播節義之所感誠有潛  
孚默應而不知所自爲之矣勝國之末流寇蔓延生民糜爛  
始崇禎之初迄明亡而猶未熄天下之貞婦烈女或罵賊而  
歿寇或慷慨自殉國前後計之不下數千餘人女教之盛亦  
胥古所未聞也我

聖朝喪忠勸善明季歿事諸臣並得  
復奉 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仰見

以 益乾隆四十一

純皇帝大公至正之心衷意異代爲千古之曠典富孫七世  
祖隆菴公崇禎十五年署山東寧海州令口兵入勞於王事  
而卒竝蒙 恩入祠祀妣沈安人城陷引刃自絕妾婢死者  
二十三人後特予卹贈嘗慨明之亾不亾於流寇忠義之遭  
屯國事之潰裂皆致亂之大原而際茲陽九百六巾幗中固  
有習詩書明大義至於委巷之婦穉弱之女亦能投水火蹈  
鋒刃甘殺身而不顧至今遺其事者雖愚夫豎子莫不驚其  
志憫其節而歔歔感歎之不置也竊念載於史者已可丞芳  
百代其有身歿而未盡傳不無遺恨爰采明史旁及志乘碑  
傳綜而錄之晉劉后妃曰遠閭閻先殉國難次殉寇難竝曰

年月爲敍貞魂皎魄庶不至泯滅無聞吾知讀之者時而裂  
背豎髮時而嗚咽流涕碧血青燐足與忠臣義士爭光比烈  
此固天性使然與亦可見二南之化漸摩既久而婦人女子  
相隨以殉視歿如歸豈不增耀於叟冊者哉

人譜日省錄合刻序

松陵汪君涵原篤實君子也。曰世之學者多尙文辭而忽於行。訟欲合劉念臺先生人譜梁瀛侯先生日省錄二書彙之。勉人曰實踐之功取爲切近而易行。蓋二書所言皆如布帛菽粟簡而要約而彌精。予素服膺弗失。居必日誦。誦數葉出必帶之行。篋其所裨益身心。曰體察於人倫。日用閒靡有盡境也。竊思戴記大學一篇言學。獨詳其反復示人者。皆慎獨。曰及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程子曰爲學者之先務。人譜一書揭慎獨之要旨也。日省錄一編著修齊治國之要道也。誠合此二書而身體力行之。則內外交修本末具。荀大學之傳實。

不外是矣汪君性樸誠好施與一門羣從竝循謹有槩範茲  
樂得二書詔示來詰旨砥厲其學行夫藝術尙必有譜而況  
人乎曾子曰省其身而況在後學乎曩吳孟舉刺州泉積誓  
錄姜西溟氏偁其與人爲誓將如已出今汪君之爲是刺也  
冀世之學者明於立身行己之大端處則無媿於爲儒而出  
可爲天下國家之用其用心不尤淡切也邪

曾鯨堂曰目二書爲得大學之要誠學者所宜循省力行  
序文亦辭尙體要在堯峰西溟之間

補輯梅里志自序

嘉慶庚申郡守伊小尹師曰郡志久未纂修延邑人士共事編輯余與楊子文樸同預分纂之役時設局於鴛湖講院朝夕商榷得悉其尊先人未孫先生纂有梅里志因請借讀一過體製麓就尙未卒業嗣後星離雨散不復相聚甲戌余客莫釐聞文樸在桐谿病逝卽寓書於其弟文漁曰是書有關里中故實希勿任其散佚文漁卽檢篋見寄屬爲踵成之伯兄引樹曾加校訂余頻年羈旅四方亦未暇及此今歲暫息塵鞅敷門里居始得披校是書分門實三十有六曰鄉部所別皆去里三五里曰外曰里諺屢載五六條不足曰分曰曰

耆碩曰壽母所載殊猥瑣曰碑刻曰凌讐碑刻祇數種校讎亦無甚闕於稽攷今竝爲新并山水一門載大小橫山及硤石東西山然一屬海鹽一屬杭魏之海昌地志皆曰疆域爲限斷未可僭材於它境故邑志俱不載今亦刪之其餘悉仍舊目而增坊表祠宇至遺聞佚事尙有未經搜采及三四十季來之人物咸爲補緝庶幾先生未竟之志得藉以成蓋梅里雖僻小而文獻之盛不遜於通都大邑然則異日上諸叟館及有修邇邑志者亦足據此以爲徵信焉爾

金石學錄序

古來言金石者曰其可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叟之繆譌而瀟  
物文章皆足爲多識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彥莫不博蒐而爭  
寶之顧三代時金多而石少漢魏以後石多而金亦無足甚  
重其商周銘詞載於經傳者皆轉易今字而古倉籀之文不  
可見漢許叔重纂說文解字山川鼎彝之銘及秦刻石字並  
加摭采此古文之賴以僅存者也自是厥後吉金樂石間有  
流傳講求者亦不乏人至宋而歐薛呂洪王趙諸氏臧獲愈  
富始摹搨辨識著錄成書沿至我朝通儒輩出人才特盛  
前古之珍彝葆器與夫殘碑斷碣亦日出於土田榛莽間

弗精審詳稽識大識小各勒爲一編縱世閱千季經風霜兵  
燹不免金銷石泐之憾而有後人曰爲之輯錄則往古之奇  
文異字得曰長存宇宙而不朽矣從弟金瀾性嫻金石手所  
搽羅甚夥暇攷前人之編簡訂異辨疑不翅同堂質問而昕  
文肆力於其中爰自三代曰來至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曰逮  
本朝諸家凡爲金石之學者得三百餘人竝有著述曰傳  
於世卽志一隅說一事無不備見於錄亦已綜攬而無遺漏  
焉夫嚙人印人皆有爲之傳者誠曰其博精致力不可使澤  
滅無聞而況金石之古世所寶貴其哀聚論釋殫心尤勤則  
由其人曰求其書由其書曰攷古之鍾鼎敦彝履卣獻鬲之

器遐陬僻壤高原古刹之碑刻無不可以供人之摩挲資人之津逮而述伯之精神不至沈蕪於後世且經叟之同異繆誥亦得藉以證明是則金澗之用意可不謂渙且厚與余故綴數語以敘其端

彙書亭詞注自序

讀書著論賢有用於世彫蟲小技肯人嘗薄之而不爲至口  
它人之詩若文斤斤焉爲之注釋其學要瑣瑣不足言富孫  
自弱冠時閱喜爲倚聲於本朝諸家尤愛先徵士焯錦公  
暨竹垞先生詞實能兼清真白石梅谿玉田之長顧先生之  
詩已有江楊孫三家注而未及其詞有欲爲之亦未迄就頃  
客莫釐蕭廖無緒重讀先生詞因隨加注釋曩厲徵君樊榭  
與查孝廉蓮坡同箋絕妙好詞自慚見聞卑陋不設望徵君  
輩藩籬惟與先生同里居餘韻遺風猶得播染於百餘季閒  
心竊慕之則雖有目瑣瑣相誦者其亦奚辭

馮柳東曰詞注昉於元人然無此詳盡竹翁博極羣書非  
先生誰能窺其窈奧

續梅里詩輯小序

吾里之有詩選自家奕庵族祖始顧父本久已失傳後制府  
餘山族祖柔梅里詩人選集厘十五家而止蠅莽翁復有梅  
會詩選蒐羅已廣至許晦堂先生梅里詩輯一書采錄四百  
餘家里中綴學之士幾於無人不登選亦云勤矣然自先生  
歿後迄今又二十季相繼殂謝耆復不少令子端士屬富孫  
校閱此書將目呈學使阮公選入輶軒錄遂就近所見續輯  
之目附於後蓋一章一句皆其人苦心所在庶幾藉目流傳  
不至湮滅其閒或遺稟霽落或家藏祕楷故所錄亦止於是  
焉

暴書亭詩補注自序

歲壬寅先從祖敬堂先生自楚北解組歸招富孫與從弟遇  
孫讀書願學齋始習爲韻語先生授漢魏六朝泊唐宋明  
本朝諸家詩鄉先輩竹垞太史集尤愛吟翫里中楊丈未孩  
爲詩注富孫涉獵它書偶有所得輒補錄於其上及長游四  
方未嘗不攜之行篋萍飄蓬轉落託無所遇咎季寓莫釐輯  
注太史詞桐城方勤襄公寄書謂詩注亦閒有扇畧舛誤空  
并爲補正近嘉書孫氏復栞注本富孫因參合兩家其楊氏  
所闕而孫氏已補者不復錄第太史博極羣書非淺眼所能  
盡見仍懼滋疏陋之謂回憶先從祖辟時閱卅有餘載自

慚殖落不克成就而勤襄公亦已離離宿艸錄竟述數語益  
不勝西州之慟云

編次彙書亭著錄自序

宋檢討竹垞先生博覽羣籍好聚書游歷半天下必載書數  
籠曰歸迨通籍後所購益夥又多祕鈔書本世所不經見之  
書其取難得者皆葉必誠曰購此書甚不易願子孫勿輕棄  
印章於是構亭池南曰彙之計得八萬卷其富著於海內視  
瞿氏僊圃徐氏傳是樓王氏池北書庫龔氏玉玲瓏閣而過  
之先生嘗欲編彙書亭著錄而迄未成不數十季漸就散佚  
亭亦蕪廢儀徵阮雲臺師視學吾浙重建亭子然已無一帙  
之儲矣去歲從弟金瀾於其家得彙書亭書目一冊錯雜登  
載並不次曰四部亦但記冊數不記卷有應東西齋舫娛老

軒諸度書處僅標其第幾厨而已予細爲校閱八萬卷之書亦尙未全然覽其目已可知其大畧復從吳門黃蕘圃主事假得吳君枚庵手鈔本則畧分四部疑亦非原書所錄較多於是冊因卽先生所定八門釐加編次至明人別集本各分省予曾於六忍居見有寫本又得潛采堂所藏焦氏經籍志於明人集下先生手注某省益足徵信今書雖已散希茲錄存則或猶未散也夫物不能已久聚而書尤甚近瞿氏徐氏王氏龔氏之書俱不可問而聚必有散八萬卷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先生已蚤自言之此又何必爲先生慨惜哉編成因書數語於首簡

蘭谿龔氏族譜序

古者重宗濶自始祖曰下繼別之大宗統之支子曰下繼禰  
之小宗統之繫之曰姓而弗別綴之曰會而弗殊周官有都  
宗人家宗人掌其事復有族師比長書其行惟族屬之訟明  
而後親睦變敬之心生亭林顧氏謂宗濶立而荆清天下之  
宗子各治其族曰輔人君之治誠曰族教安之至計也迨宗  
濶廢而世譜興凡姓氏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爵位墳墓  
之崇卑遠邇誦之曰圖系之曰世枝分派衍犁然具備猶有  
尊祖敬宗收族之意焉蘭谿龔氏其先傳自濶初渤海太守  
遂之後至梁普通中有諱蒨者居婺州之柵谷仕陳觀察淮

南其後復遷三衢徽睦汴梁宋南渡初觀察二十一世孫曰  
實復由汴遷居義烏松門里三傳曰慎始遷蘭谿之阜洞口  
鳳林其散居它郡邑者六支頗備無衍而鳳林爲尤盛明洪  
武末曰泰爲戶科給事中殉節金川門諡忠愍永樂時曰全  
安由進士歷工科給事中陷土木之難贈左通政使萬厯間  
曰一清歷任廣西副使政績彰著簪纓累世罔替家聲至今  
枝葉日益茂科第亦縣遠不絕蓋薰氏實爲婺郡之望族謹  
系之佗防於南宋繼修於元明者凡七至 本朝康熙雍正  
開裔孫夏玉鵬舉重加修輯迄今八十載族愈昌熾孝廉汝  
南復仿甫人體側續修授梓而數世之子姓詮敘不紊可謂

能繼先人之緒而曰敦宗睦族爲念矣余觀婺之士大夫家  
咸知崇宗祠重世譜使繇此而思一本之誼歲時有合食之  
思吉凶有通財之義毋挾富而陵其貧毋構譽而乖其分毋  
因利而啟其爭心秩然昭穆曰聯之歡然燕饌曰洽之藹然  
揖讓進退曰接之雖不能復大宗小宗之濶而及其謹系庶  
相親相愛不至視族人爲行路而風教曰醇科條曰簡不更  
可見俗化之漸幾於古與

王氏支譜序

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蓋謂庶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卽曰爲祖而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大宗父之適兄弟尊之謂小宗此古人敦宗睦族之道胥於是乎在後世不講宗瀛而尙謹牒至宋而私謹盛行所曰辨親疏聯族屬古之遺意猶存也梅里王氏自南宋建炎初諱沆者襲封安化羈王賜居鹽官十四世成川公諱釗始遷居梅會里至十七世當明之中葉有伯生公諱黼仲嘉公諱黻兄弟分爲二支則仲嘉公卽爲別子而繼別者爲大宗遞傳至今已二十有九世其宗族益大子姓亦日蕃衍蓋自明季曰

來雖未有甲科顯爵而力學敏行與諸名公往來贈答文采  
風流掩映一時亦可謂盛矣舊有世譜呂族餘未克纂成付  
梓表叔氏焯坪先生淡慨譜牒不修懼世次之或紊而宗族  
之漸疏然伯生公支分派析其散處它羈者已莫可攷迺錄  
仲嘉公呂下稽其世次敘其行誼出處呂及配娶子姓著述  
瑩墓先爲圖呂系之復爲表呂詳著之是亦有合於古別子  
爲祖之義無妨專誼一支之後裔俾族之人覽是誼有呂知  
敦宗睦族之道卽在於此而孝弟之心亦可油然而生已

洞庭東山徵信錄序

晉周禮蟠氏掌除骹有殂於道路者令藶而置楬呂待其人  
月令孟春命掩骼蕪菑是則先王之世勤求民瘼有呂厚其  
生復有呂卹其殂凡在窮鄉僻壤其不棺不葬者既設官呂  
專其職而又有孟春之令使爲骼爲骹無不舉而葬蕪之其  
用意爲已至矣我 國家施惠行仁各省聽設有普濟堂施  
棺槨置義冢雖無專官呂主之亦周官月令之遺制也吳淞  
洞庭山枕太湖之瀕東西兩峯間戶口日增物力視數十季  
前亦漸衰耗其民之歿而不能棺棺而不能葬者有之遷骸  
朽骨或至委於榛菅叢莽而爲鳶狐螻蟻所盡見者莫不惻

然而心憫焉嘉慶乙丑顧君且樵金君桂堂慨然捐資始搨  
惠安堂於東山之陽鄉之好義者咸樂輸廣勸已成其事舉  
凡貧不克葬者與之已棺邱壙之閒有暴露者更設義冢已  
掩葬之每歲計費若干緡於是綜其前後核其季月之出納  
具書於冊曰徵信錄可謂至公而無私仁盡而詒廣已今歲  
予假館莫釐嚴徵君擷雲重義好施亦與斯舉爲述其事乞  
余敘之竊歎諸君誠心蕪善得使一鄉之地無不棺不葬者  
上以推廣 朝廷之仁政而有合乎周官月令之制豈非仁  
人長者之用心與爰書數語於簡端冀相與行之弗替云爾

陳孝子詩冊序

儒者之立論固有矯一時之弊而範之曰中道然古之人恆恐過乎情今之人恆恐不及乎情宐各因其風氣之殊而不  
得執前人之議曰相繩也唐時陳藏器注本艸云人因治羸疾自是曰父母疾多割股肉曰進或給帛或旌門闔於是昌黎韓子謂毀傷滅性不可曰訓後世此所曰救一時之風俗不使其陷於歿亾之地而世之人多泥韓子之說曰身體髮膚不設毀傷爲聖人之訓幾令天下之人引文飾義視其親如行路而於疾病危亟時豪不迫切於心其何曰返薄俗而勸仁孝乎韓子又云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曰是而歿者

然後旌勸加焉則夫孝子之奮不顧身以救親之疾雖瀕於  
死而不悔是亦與危難之情同也若陳君介眉者其事爲尤  
難矣君至性肫摯當嫡母鄭太君病劇百計莫效遂自剖左  
股和藥以進而母疾得瘳夫剖股愈親已爲人所難能而庶  
子於嫡母似非有屬毛離裏之愛乃不忍其母之疾痛瘡痍  
而倉卒無措至剜肉以求其生其孝更不可及伯兒引樹嘗  
紀其畧而傳之遠近無不嘖嘖傳歎形諸詩歌最爲一冊君  
歿後令嗣爛莖茂才彙錄付梓以表揚君之孝行其用心誠  
足尙也夫先王之制所自以申人賢者之過乎情萬勝於不  
肖者之不及今 旌門之冊雖格於例而君之至誠激發自

損其肌膚曰瘵嫡母之危疾有非可曰僞爲者推其心卽陷於危難而有所不顧則其仁孝之情亦君子之所深許也是編也不惟有曰彰君之孝天下之讀之者亦莫不肅然敬沐然思足曰感觸其心又未始非激勸人子之一助者已

馮柳東曰有係人心風俗之文

校經頤文彙卷十一